

〔美〕哈里·布洛芬曼著

劳动与垄断资本

商务印书馆

劳动与垄断资本

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

〔美〕哈里·布雷弗曼著

方 生 朱基俊 吴忆萱 陈卫和 张其骈 译
张伯健 校

~~~~~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

商 务 印 书 馆

1978年·北京

Harry Braverman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and London 1974

内部发行

劳动与垄断资本
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

〔美〕哈里·布雷弗曼著

方生 朱基俊 吴忆萱 陈卫和 张其骈 译
张伯健 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黄冈报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 14印张 285千字
1973年1月第1版 1973年1月湖北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4017·186 定价：1.10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哈里·布雷弗曼是美国工人出身的经济学家，当过铜匠业徒工，在海军造船厂、铁道修配厂、基础钢铁工业设备厂等处工作了十四年之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任政治性月刊《美国社会主义者》联合主编，此后担任两家出版社的主编和经理共十余年。一九六七年起任《每月评论》出版社社长。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新左派”。著作除本书外，尚有《俄国的未来》等。

作者在本书中，研究了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过程这个重要课题，探讨了课题的许多方面，如：劳动在各职业内部的演变及其在职业之间的转移，企业管理、现代公司、办公室劳动的演变，科技革命的发展及其影响，以及工人阶级结构的变化等等。作者着重指出，各项演变、变化或发展的原因是资本追求最大的剩余价值。

作者自称，他的研究是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观点为依据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没有变，劳资关系没有变，劳动者的地位也没有变，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作的论断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他对垄断阶段经济领域中一些新现象的探究和所得出的结论，与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流行的观点不同。作者的这种尝试以及他所提供的资料 and 所作的论断，对于我们考察、研究帝国主义的有关问题，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在本书“导言”中，完全无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列宁主义阶段，认为自马克思去世以来，没有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工业结构的变化等等，作过马克思主义的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阶级结构分析跟不上迅速的变革进程”，认为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所表述的思想，把“权威”变成一个超历史的概念，是导致“技术决定论”、“机器专制主义”等等混乱的根源。同时认为列宁对“泰罗制”所采取的一分为二的态度，导致当时苏联共产党人学习、借鉴资本主义的技术、管理等，是以敬畏心情去把资本主义作为模仿的榜样。类似这样的论断显然是完全错误的，希望读者予以注意！

目 录

前 言	保罗·M.斯威齐	1
导 言		6

第一部分 劳动和管理

第一章 劳动和劳动力	42
第二章 管理的起源	55
第三章 分工	65
第四章 科学管理	78
第五章 科学管理的最初影响	113
第六章 使工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125

第二部分 科学和机械化

第七章 科技革命	137
第八章 科技革命与工人	150
第九章 机器	163
第十章 管理和工业技术对分工的进一步影响	211

第三部分 垄断资本

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	222
第十二章 现代公司	227

第十三章	无所不在的市场·····	239
第十四章	国家的作用·····	251

第四部分 工人阶级职位的不断增长

第十五章	办公室工作人员·····	257
第十六章	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	319

第五部分 工人阶级

第十七章	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后备军·····	334
第十八章	职业的“中间阶层”·····	358
第十九章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365
第二十章	关于技能问题的总论·····	379

前 言

保罗·M·斯威齐

保罗·巴兰和我合写的《垄断资本》一书，于1966年出版。我们在该书序言里说，我们采用的方法，并不打算给所研究的社会结构勾画一幅完整的图案。我们还说：

我们尤其意识到，我们使用的这种方法结果几乎完全忽视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占有主要地位的问题——劳动过程。我们强调技术变化在垄断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然而没有系统地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即：工作性质、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工人心理、工人阶级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等等。对垄断资本主义作全面研究时，这些显然都是必需加以论述的重要问题。

差不多十年以后，哈里·布雷弗曼的这本著作出版了。现在，我们在这本著作中终于看到为弥补上述的大部分缺陷而作出的严肃认真的努力，我认为这种努力是完全成功的。这种努力“试图系统探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特有的各种技术变化对工作性质和工人阶级的组成（与分化）所造成的影响，”要对这种努力作出比这更准确、或更扼要的描述，是很困难的。然而，哈里·布雷弗曼并不打算探讨垄断资本主义下可

以说是工人阶级发展的一些主观方面的东西。这项工作仍然有待完成。无论由谁担负这个任务，他都会在这本书里找到可靠的和必不可少的根据。

我要明确表示，巴兰和我没有试图设法弥补这个缺陷的原因，不仅在于我们采用的方法。更为基本的原因，是我们缺乏必要的资格。象马克思这样的天才，能够分析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而没有直接陷进这个问题里去。他的分析无比出色，独具高见。对于比较平凡的人来说，直接经验是非常必要的；在这个领域里，各式各样的学术“专家”和学术“权威”的沉闷的论述，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巴兰和我都缺乏这种极为重要的直接经验，如果我们贸然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十有八九会受到资本主义理论家竭力鼓吹的许多神话和谬论的欺骗。归根到底，对资本主义来说，再没有任何问题比把真相掩盖起来更重要了。我只想举出一个例子作为我受骗上当的证明，这就是，我们轻信了在上半个世纪中非熟练劳动力的百分比大量下降的全部神话（请参阅《垄断资本》，第267页）。哈里·布雷弗曼有丰富的直接经验——关于这点，他在本书导言里已经作了概述——所以，他有非常充分的资格来反驳和揭露资本主义辩护士的曲解和谎言。这种反驳和揭露，在富有说服力的最末一章做得最为彻底；熟练劳动力不断增加的神话，在这一章里遭到彻底摧毁。

然而，科学地研究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劳动过程，不仅需要直接经验，精通马克思在这方面的先驱著作和他的辩证法，也是同样重要的。哈里·布雷弗曼也有这个特长。实际经验和理论才能的结合，才使他能够对于了解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

个社会作出无比重要的贡献。而这种结合，几乎确定无疑地被排除在我国学院式社会科学之外了。

凡是读这本书的人，都会从中得到益处。但是，那些把本书和《资本论》第一卷，特别是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照阅读的人，尤其会得到特别的益处，因为《资本论》把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他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达到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随者长期以来都认为根本无须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再增添新的东西了。就理论来说，这些人是对的。当然，上个世纪里，资本主义的内在性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它的外部表现却经历了重大变化。资本积累已经采取了新的组织形式，侵入了一些旧的经济部门，也涌进了许多新的经济部门。要做的工作是，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由于资本不停地扩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职业上面去。这就是哈里·布雷弗曼给他自己确定的任务。在理论上，象他首先表示的那样，这本书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在由于创造性地应用理论而获得的知识方面，本书却有大量的新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来作为这个社会的传统学识相矛盾的。

我要接着说，在许多重要方面，本书的作用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答问题；是开辟（或重新开辟）一向被忽视而且现在需要研究和仔细推敲的探讨途径。我也确信，哈里·布雷弗曼是会首先同意这种看法的。对于任何一种职业或劳动过程的其它方面，都值得作出比这本概论更加详尽的历史的和分析的调查研究。在这种意义上，哈里·布雷弗曼的著作可以

看做对年轻一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一种邀请和挑战，要他们进行一项迫切的工作，去摧毁资产阶级的空论，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真实描写去代替它。*

这些评论到此为止。我必须承认：对我说来，读这本书在感受上很不平静。我认为，这种感受和千百万读者读《资本论》第一卷时的感受有点相象。我国大多数同胞和世界上其它大部分地区里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们，被迫去过的劳动生活状况，是可悲的、可怕的、令人伤心的。这种状况，难以忍受、不能忘怀，已深深地印入我的思想意识之中，一切才能和精力，天天用于发明那些使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的方法和手段，名义上是为了提高效率和生产率，实际上是为资本这个天神谋求更大的繁荣。每当我想到这种情况时，我对人类竟然愿意继续忍受这种对人类幸福显然具有破坏性的安排感到惊异，这种惊异的程度超过了我对人类有能力创造这样一种可恶的制度所感到的惊奇。如果这种努力，或者只是一半的努力，用于使工作尽可能地成为令人愉快的、创造性的活动，那么这个世界该是多么美好呵！

但是，首先要广泛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真实情况，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表面上的必要性和不可避免性实际上只不过是掩

* 关于这一点，我提请大家注意本书第十七章（“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后备军”）。这一章提出这样的论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决不是象资产阶级社会科学长期以来所说的那样，是一种非常荒谬的理论；事实证明，它是马克思洞察资本主义制度最有根据的真知灼见之一。按照这个规律，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是，一个极端是财富的积聚，另一极端是贫穷和苦难。假如近年来论述贫困和有关问题的大量文献是以这个牢固的基础为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些文献该是多么有条有理，又是多么有用呵！

盖极少数人的赤裸裸的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我相信，本书对那些非常需要启发的人会作出重要贡献。

导 言

本书开始在我的头脑中形成时，仅仅是作为对美国职业变化情况的一种研究。我深感兴趣的是工人阶级的结构及其变化情况。一段时间以来，从事于制造业和各有关工业部门的那部分人口——所谓产业工人阶级——在比例上显然一直在减少，即使不是绝对数字的减少，按相对数字来说无论如何是这样的。因为我不清楚这个过程详情细节，特别是它的历史转折点，以及取代旧职业的新职业的形成过程，所以我就着手进一步去了解它们。还因为，如我很快就发现的那样，这些事情现在还没有比较全面地搞清楚，我觉得有必要对职业的变化过程作一比过去出版物中所发表的更有内容的历史叙述和分析。

我越是阅读关于职业问题的官方的与非官方的文献，我就越觉得在这方面的许多现代著作中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人们强调说，现代的工作，由于科学技术革命和“自动化”，需要越来越高的教育和训练水平，一般都需要运用更多的知识和智力。然而，对工业中和办公室里的劳动条件的日益不满，似乎是同这一观点相矛盾的，因为也有人说——有时说这话的就是在另外一些时候支持第一种观点的那些人——工作已越来越细地分为一些微小的操作，以致不能使具有目前教育程度的人保持对工作的兴趣，也不能使这些人发挥他们的才

能；说这些微小的操作所需要的技能和训练越来越少；说现代工作由于“无所用心”和“官僚主义化”，其趋势是使越来越多的劳动人民“感到厌倦”。概括地说，这两种观点是不容易调和的。另一方面，我也未能在大量文献中找到任何想通过详述各种职业演变情况而在互相对比之下使它们协调起来的尝试。

因此，我的兴趣便开始扩大到包括各种劳动过程在各种职业内部的演变以及劳动在各种职业之间的转移。随着这种种变化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明晰起来，我就去探讨工作之所以在现代不断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及其动力。尤其是，这使我把管理的演变和技术的演变，以及现代公司的演变和社会生活的演变包括在我的调查研究之中。很久以前我就觉得，我在打算研究过去百年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情况。

为一般读者说明技术和管理的发展趋势的文献主要有两种形式：报刊文章和社会科学书刊。在相当广泛地阅读这种文献的过程中，我特别感到其中对于所讨论的具体问题的叙述措辞含糊、笼统，有时有异乎寻常的错误。我觉得许多为人广泛接受的结论都不是以真实资料为根据的，不是把十分复杂的现实情况简单化了，便是完全误解了它。由于本书中所谈到的大部分问题都将对这种关于工作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描绘提出异议，我觉得我应把我的背景，就其在本书中起作用的部分，向读者作一说明。因为虽然我在这一研究著作上只花费了过去四年多的极大部分空闲时间，但我对其中讨论的许多问题，是在更早的许多年之前就开始发生兴趣的。

我开始我的劳动生活是在铜匠行业里当四年学徒，在这

个行业里，我总共工作了七年之久。这七年是在一家海军造船厂里度过的，当时这类工业企业大概是持续两个世纪之久的工业革命的最完美的产物。在这两个世纪中兴起的几乎所有的机器工艺(其中有些，例如我自己的那一行，都是植根于更早的古老时代的手工艺的)都在这样一个造船厂里密切结合在一起使用着。由于一些行业性质这样接近，并且各种劳动过程连结在一起，又因为各个行业的学徒都集中在一个每周上两次课的专业学校里学习，所以我不仅学得我本行的知识，而且也学得了大部分其他行业的具体知识。

由于我这一行业的就业机会极为有限，而且在一些新的操作法和材料取代了传统的铜匠业的操作方式之后，我所从事的行业就迅速地衰微了，这就使我在移居其他地方或调动工作时难以继续做铜匠的工作。但是因为铜匠这一行业乃是许多其他行业的工作的基础，所以我常能在诸如管道安装、钢板和工业设备等行业中找到工作。我在铁道修配厂、钢板厂，特别是两家把钢板和结构钢加工成为基础钢铁工业用的设备(包括鼓风机)的工厂里，做这一类工作也做了七年之久。

这种关于技艺的背景，可能使一些读者在读了本书之后，作出结论说，我对古老的劳动方式的陈腐条件还怀有深厚的感情。我意识到这种可能性，但我力图不让我的任何结论根据这样一种浪漫精神来作出，同时从总的说来，我不认为这个批评是有理由的。的确，我过去乐于、现在还乐于以一个手工艺人的身份进行工作，但是因为我是在机械技术急剧变化的年代里长大的，所以我一直意识到以科学为根据的技术变革在不屈不挠地进展着；而且，在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里，在我所参加过的工匠们关于“新”与“旧”的许多次辩论中，我总是主张现代化的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劳动过程之从以传统为根据转变到以科学为根据，这对人类的进步和使人类免于饥饿和其他穷困来说，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需的。更重要的是，在整个那些年中，我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是一个积极分子，我已经吸收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所敌视的并不是科学和技术本身，而只是把科学和技术用作造成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鸿沟并使其永存和深化的武器的那种做法。

我在那些年中不仅有机会亲自看到各种工业劳动过程的变化，而且还看到了这些劳动过程是如何重新组织的，而被有系统地剥夺了一种手艺遗产的工人又如何得不到代替这种遗产的东西。我象所有的手艺工人，甚至最不善表达内心思想的手艺工人一样，老是忿恨这种事；当我重新阅读本书时，我感到其中不仅有一种社会的义愤感（那是我故意写出的），而且也许还有个人的受侮辱的感觉。如果确是如此，那我说，这并不是我故意写出的，但我并不认为它有什么害处。然而，我重复说一句，我希望没有人从此得出结论说，我的观点是由于缅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代而形成的。恰恰相反，我的关于工作的一些观点都是由于怀念一个尚未诞生的时代而形成的，在那个时代里，对工人来说，由于自觉地有目的地掌握了劳动过程而产生出来的技艺上的满足，将与科学上的奇迹和工程上的独创性结合起来；在那个时代里，每一个人都将在某种程度上从这种结合中得到好处。

在后来的几年中，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中某些最典型的

办公室劳动过程开始经受急剧变化的时刻，我能得到关于它们的第一手经验。干了几年社会主义报刊工作之后，我就在书籍出版方面当了一个编辑。后来又在两家出版社当了十多年的业务管理人员。在这里，我能够了解到、事实上也能够设计出某些涉及现代销售、分配、会计和书籍出版日常工作的管理过程。而这个经验又包括从传统的办公室体系到计算机化的办公室体系的转变。我并不自认为这一背景同许多长期在大机关里工作的人的背景一样广泛，但它至少使我能相当详细而具体地了解现代办公室据以组织劳动过程的那些原则。

读者们将在适当的章节中看到，我已努力在本书中利用这一经验。我还得益于许多朋友、熟人和在公开集会上或旅行时所遇到的陌生人所进行的关于他们的工作的谈话（现在其中某些人如果偶然读到本书的话，可能会了解为什么我那时竟那样直率无礼地爱打听这类事情）。但是，虽然这种职业的和谈话的背景材料是有用的，我还必须强调说，本书中任何材料都不是依靠个人经验或个人回忆而提出的；我纳入本书的那些实际材料，几乎没有一件我不能提出出处来，使读者可以自己去看——这是任何科学作品都应作到的。

在整个研究和编著的过程中，我曾和一些朋友讨论了那时正在我头脑中形成的一些看法，我要在这里为他们的关心和耐心向他们道谢。手稿也曾由一些朋友、熟人和关心的人们读过，我得感谢他们的一切宝贵的建议，这些建议使我对于有时是很复杂的题材表达得较清晰些，并使我免去了某些概念和表达上的错误。我特别要感谢保罗·斯威齐和哈里·马格多夫，他们提醒我注意一些我可能会忽略的线索，并建议我